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

恃君覽第八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
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
獸服狡蟲寒暑燥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
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
一曰凡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
不足以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
獸服狡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
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
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

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
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
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羗呼唐離水
之西焚人野人篇竿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鴈門之
北鷹隼所鷺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
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
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
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
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
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
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
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

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
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
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
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
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
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
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
居於海上言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
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
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死
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
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

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耰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

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
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
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
地曰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
四面以達是故地曰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人見公曰今
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
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
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
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
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
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
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瘁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

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隧還反涉江

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
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
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
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
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
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
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
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
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蜚息人亦
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
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
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

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
冒句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
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
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
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綬而乘其僕將
馳晏子無畏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
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
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
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
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
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
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

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啓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召數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賢主乎故割地

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
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
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
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鹵有扈以行其教
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
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
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
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
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
之牆犖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輓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
輓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

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改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
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
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
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
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
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
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
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
史默往賂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
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鮪佐焉孔子爲客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
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

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臟六腑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

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

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
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
冠纓推之履時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
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
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
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
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
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
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
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
人於師敦顏而士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

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行論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讐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卿曲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

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